

憶昔川康行

吳肇熙

民國卅一年，筆者讀畢大學二年時，因為經濟關係，祇得休學一年，那時雖享有公費，免去學費膳費等，但書籍、衣服、零用等，仍無著落，只有工作一年，稍事儲蓄，再繼續後二年的學業。抗戰時大學生艱苦情形，非今日台灣學生所能想像。

那時，筆者有一友人在康青公路工程處工作，總處設在西康的省會康定，因地處邊遠，一般人不大願意去，筆者就託他在那裏找了一份工作，一方面那裏的待遇還算不差，一方面也抱著「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」的心意，希望多走些地方，見識見識。

從重慶坐公路局車出發，第一站在內江住宿，這是成渝公路上的中心大站，與產鹽出名的自流井很近，市面相當繁榮，有好幾家大飯店及裱畫店，筆者以為一個地方的飲食與書畫，可以反映這個地方的富足和文化。

第二站到了成都，是四川省會所在，自另有一番氣象，筆者住在同學周君家中，他是當地紳糧，家庭環境很好，所住之處，朱紅大門，五開五進，宅院寬深，樹蔭濃密，天井中養了幾缸金

魚，上面紫藤花架，確有北平風味。他陪我遊覽當地名勝，如丞相祠、青羊宮、望江樓、薛濤井、劉湘墓等，又到華西壩參觀各大學，當地一片碧綠草坪，眼界開闊，真是研究學問的好環境。他又陪我品嚐各種小吃，如著名的吳抄手、賴湯圓、棒棒雞、麻婆豆腐等，臨別前夕，又在「不醉無歸小酒家」為我餞行，友情的溫馨，使我忘却旅途的勞頓。

在成都住了一週，啟程往第三站雅安，雅安原屬於四川省，後來改屬西康省，劉文輝、劉湘叔姪交惡，姪兒將叔叔趕到西康。雅安是一個山城，由川入康必經的孔道，也是貨物集散之地，川省的茶葉、食鹽、紡織品、百貨由此運康，康省的黃黑二貨（黃金及鴉片）由此運川，雅安陰霾多霧，地勢雖高而濕氣甚重，並有種種瘴氣為害的傳說。

從重慶到雅安，一路都坐汽車，交通還算方便，從雅安到康定，就要坐滑竿，這是一種用竹製成的交通工具，由兩個人一前一後抬着，可說是無頂無遮的轎子，這在川康兩省是相當普遍的交通工具。雅安康定之間原也有公路，但公路盤

旋於崇山峻嶺之間，一下雨就坍方，車子又破舊，時常拋錨，且並無固定班車，必須湊足人數後才開行，往往要等上十天半個月，因此，大部份旅客寧願坐滑竿，而坐滑竿要一個星期才能到康定，且路上不靖，很可能遇到土匪，當時交通的困難可想而知。

在雅安經人介紹一家可靠的滑竿行，帶了乾糧罐頭食品等就啟程往康定，一路上人煙稀少，終日走在崇山峻嶺間，一邊是絕壁峭崖，一邊是深綠色的澗水，除了我和兩個滑竿伕以外，有時幾小時內不見一個人，一幢房屋，甚至看不到任何動物，連鳥雀都沒有，真是荒涼到了極點，幸喜一路平安，未遇土匪。

路上有揹負着茶葉筐的苦力，每人三至五筐，有幾十斤重，他們從四川運茶葉往西康銷售，來回一趟，除開支外，可獲微利，藏人嗜茶，每餐少不了酥油茶，就是茶葉和牛油一起煮，和鍋奎（形同大餅乾硬）一起吃，據說酥油茶能幫助消化，營養亦佳，故藏人體格多高大健壯。筆者曾嗜酥油茶，總覺得有腥臊味，頗不習慣。

經過四天三宿，到了瀘定，該地因有一鐵索

橋而著名，橋身橫跨瀘定河上，不長亦不高大，走在上面有些晃動，下面河水滾滾，有如沸騰，呈青黑色，可想見當年築橋時的困難。瀘定郊區，住有苗人，係已與漢人同化的熟苗，女性膚色潔白，五官端正，尤其兩眼光亮有神，可以說相當漂亮，與一般生苗形象不同。

從瀘定出發經過三天兩宿，到了目的地康定。先到康青公路工程處報到，處長派我担任文書及總務方面的工作，康青公路與甘青公路同時建築，以貫通甘肅、青海、西康三省，在抗戰時大後方，無論從戰略、經濟、民生各方面着眼，都有其迫切需要。而中央決定築路之初，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還抱着反對態度，因為像他這種軍閥的思想，祇知保守地盤，閉關自守，深恐公路築成後，中央的勢力進入，對他不和，這種思想實在很淺薄可笑，由於中央的政策堅定，他也無可奈何，但對於中央派去工作的人，他就顧忌頗多，表面上客客氣氣，暗中常常掣肘。

康定舊名打箭爐，傳說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曾在那裏設爐打箭。康定也是一個山城，街道房屋傍山而築，漢人與藏人大致分區而居，藏人的住宅稱為「鍋莊」，大的鍋莊可住數百人，院子很大，可養馬百騎，鍋莊的主人生意很大，四週平屋中，堆積有大批茶葉、毛紡織品、獸皮等。康定的商業區祇有一條大街，有一個戲院上演川劇，有一家比較像樣的餐館，及幾家小客棧，市面可稱蕭條，還沒有雅安熱鬧，不像是一個省會所在地，大概因為行旅以藏人為多，他們可以住帳篷甚至席地而眠，不用住旅館且自備乾糧，無

需至飯店用膳。

筆者在西康的一年中，遇到幾件奇怪難忘的事，記在下面，以供談助。

康定警備司令某君，草莽英雄出身，左右雙槍百發百中，甘孜一帶的土匪騷亂康省的時候，他率領弟兄們協助劉文輝收平匪亂，論功行賞，劉文輝將他收編，並派他做警備司令。有一次筆者參加某司令府上的宴會，酒醉飯飽之後，某司令找來一個職業賭手，大家稱其「三爺」而不名，在川康一帶大大有名，那天三爺表演擲骰子，誰的點數大誰就贏，三粒骰子最大為十八點，三爺所擲出的，十次中總有七八次在十二點以上，別人很難超過，那天是表演性質，三爺得了一份厚賞，骰子並無毛病，而是三爺的手法技巧，已爐火純青，某司令將兒子叫到跟前，當眾教訓說：「你千萬不要賭博，像三爺這種技巧還是窮愁潦倒一輩子。你要抽口鴉片，玩玩女人，我倒不反對」，這種教子的方法和言詞，真是千古奇談。

劉文輝手下某師長，是劉身邊的大紅人，有一次他要出康至四川公幹，各機關首長及學生列隊送行，並有樂隊吹奏，以壯行色。等候多時，某師長來了，身穿長衫，緞質坎肩，足踏淺口布鞋，頭戴瓜皮小帽，完全是老式師爺模樣，這種服飾在那種場合已够滑稽，而當樂隊吹奏的時候，某師長居然還依拍子踏步，點頭如儀，然後跨進汽車揚塵而去。筆者目睹這種鏡頭，心中暗想：這個師長怎能帶兵？如何打仗？

有一天我隨工程隊騎馬出關，（出康定當地

稱出關）那天大雪紛飛，關外大地一片雪白，忽見不遠處一黑色物體在雪中蠕動，我們以為是野獸之類，及至近前，原來是一藏人裹着毛氈臥在雪地，且肝聲如雷，藏人的體格健壯不畏寒冷可以想見，是否酥油茶之功，不得而知。藏人體格一般都高大，且從小狩獵遊牧，馳騁郊野，能够克服環境的艱辛。

距康定數公里，有一「二道橋」溫泉，水質清滑，且無硫磺味，康定地勢高，四季寒冷，植物多耐寒者如松柏杉等，偶有白楊樹、樺樹，惟獨二道橋竟有一排柳樹，春天稍為暖和時，城內人常至彼處露營野餐，這些柳樹能够生存，不知道是否由於二道橋地氣溫暖的緣故。

關外有一喇嘛廟，外觀金碧輝煌，內殿寬廣宏大，有喇嘛及僧人三百餘人。大殿後有密室，據說是「歡喜佛」的所在地，根本不對外開放，筆者無緣看到，據曾經看過的人說，雕刻精美，色彩鮮艷。按佛教語：「色即是空！空即是色」，喇嘛教是西藏的佛教，為什麼有這種雕刻，真是想不通。

康定山麓的河灘邊，有一山泉經過的泉孔，泉水清涼苦澀，想必含礦物質很多，傳說此水可治肺病，筆者有一同事患初期肺病，每天取此泉水飲用，好在取之不竭用之不盡，且不費分文，經過一年再照X光，肺部患處已鈣化，居然痊癒了。

在西康工作一年，筆者省吃儉用，稍事儲蓄，又回到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，繼續完成後二年